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七十二卷 陸五漢硬留合色鞋

得便宜處笑嘻嘻，不遂心時暗自悲。誰識天公顛倒用，得便宜處失便宜。

近時有一人，姓強，平日好佔便宜，倚強凌弱，裡中都懼怕他，熬出一個渾名，叫做強得利。一日，偶出街市行走，看見前邊一個單身客人，在地檢了一個兜肚兒，提起頗重，想來其中有物，慌忙趕上前，攔住客人，說道：「這兜肚是我腰間脫下來的，好好還我。」客人道：「我在前面走，你在後面來，如何倒是你腰間脫下來的？好不通理。」強得利見客人不從，就攬手去搶，早扯住兜肚上一根帶子。兩下你不鬆，我不放，街坊人都走攏來，問其緣故。二人各爭執是自己的兜肚兒，眾人不能剖判。其中一個老者開言道：「你二人口說無憑，且說兜肚中什麼東西，合得著，便是他的。」強得利道：

「誰耐煩與你猜謎道白？我只認得自己的兜肚，還我便休，若不還時，與你並個死活。」只這句話，眾人已知不是強得利的兜肚了。多有懼怕強得利的，有心幫襯他，便上前解勸道：

「客人，你不識此位強大哥麼？是本地有名的豪傑。這兜肚，你是地下撿的，料非己物，就把來結識了這位大哥，也是理所當然。」客人被勸不過，便道：「這兜肚果然不是小人的，只是財可義取，不可力奪。既然列位好言相勸，小人情願將兜肚打開，看是何物。若果有些彩頭，分作三股。小人與強大哥各得一股，那一股送與列位們做個利市，店中共飲三杯，以當酬勞。」那老者道：「客官最說得是。強大哥且放手，都交付與老漢手裡。」老者取兜肚打開看時，中間一個大布包，包中又有三四層紙，裹著光光兩錠雪花樣的大銀，每錠有□兩重。強得利見了這兩錠銀子，愛不可言，就使欺心起來，便道：「論起三股分開，可惜鑿壞了這兩個銀兒。我身邊有幾兩散碎銀子，要去買生口的，把來與客人，留下這銀兒與我罷。」

一頭說，一頭在腰裡摸將出來三四個零碎包兒，湊起還稱不上四兩銀子，連眾人吃酒東道都在其內，客人如何肯放，兩下又爭嚷起來。又有人點撥客人道：「這位強大哥不是好惹的，你多少得些彩去罷。」老者也勸道：「客官，這四兩銀子，都把與你，我們眾人這一股不要了。那一日不吃酒，省了這東道，奉承你二位罷。」口裡說時，那兩錠銀子在老者手中，已被強得利攬手搶去了。那客人沒奈何，只得留了這四兩銀子。

強得利道：「雖然我身邊沒有碎銀，前街有個酒店，是我舅子開的。有勞眾位多時，少不得同去一坐。」眾人笑道：「恁地時，連客官也去吃三杯，今後就做個相識。」一行□四五人，同走到前街朱三郎酒店裡大樓上坐下。強得利一來白白裡得了這兩錠大銀，心中歡喜，二來感謝眾人幫襯，三來討了客人的便宜，又賴了眾人一股利市，心上也未免有些不安。況且是自己舅子開張的酒店，越要賣弄，好酒好食，只顧教搬來，吃得個不亦樂乎。眾人個個醉飽，方才撒手。共吃了三兩多銀子，強得利教記在自家帳上。眾人們出作別，各自散訖。客人乾淨得了四兩銀子，也自歸家去了。

過了兩日，強得利要買生口，舅子店裡又來取酒錢，家中別無銀兩，只得把那兩錠雪白樣的大銀，在一個傾銀鋪裡去傾銷，指望加出些銀水。那銀匠接銀在手，翻覆看了一回，手內顛上幾顛，問道：「這銀子那裡來的？」強得利道：「是交易上來的。」銀匠道：「大郎被人哄了。這是鐵胎假銀，外邊是細絲，只薄薄一層皮兒，裡頭都是鉛鐵。」強得利不信，只要鑿開。銀匠道：「鑿壞時，大郎莫怪。」銀匠動了手，乒乓兵兵，鑿開一個口子，那銀皮裂開，裡面露出假貨。強得利看了，自也不信，一生不曾做折本的交易，自作自受，埋怨不得別人。坐在櫃桌邊，呆呆的對著這兩錠銀子，只顧看。引下許多人進店，都來認那鐵胎銀的，說長說短。

強得利心中越氣，正待尋事發作，只見門外兩個公差走入，大喝一聲，不由分說，將鏈子扣了強得利的頸，連這兩錠銀子，都解到一個去處來。原來本縣庫上錢糧收了幾錠假銀，知縣相公暗差做公的在外緝訪。這兜肚裡銀子，不知是何人掉下的，那錠樣正與庫上的相同，因此被做公的拿了，解上縣堂。知縣相公一見了這錠樣，認定是造假銀的光棍，不容分訴，一上打了三□毛板，將強得利送入監裡，要他賠補庫上這幾錠銀子，三日一比較，強得利無可親何，只得將田產變價上庫，又央人情在知縣相公處，說明這兩錠銀子的來歷。知縣相公聽了分上，饒了他罪名，釋放寧家。共破費了百外銀子。一個小小家當，弄得七零八落，被裡中做下幾句口號，傳做笑話。道是：

強得利，強得利，做事全不濟。得了兩錠真鐵，破了百金家計。公堂上毛板是我打來，酒店上東道別人吃去。似此折本生涯，下次莫要淘氣。從今改強為弱，得利喚做失利。再來嚇裡欺鄰，只怕縮不上鼻涕。

這段話，叫做《強得利貪財失彩》，正是「得便宜處失便宜」。如今再講一個故事，叫做《陸五漢硬留合色鞋》，也是為討別人的便宜，後來弄出天大的禍來。正是：

爽口食多應損胃，快心事過必為殃。

話說國朝弘治年間，浙江杭州府城，有一少年子弟，姓張名蓋，積祖是大富之象。幼年也曾上學攻書，只因父親早喪，沒人拘管，把書本拋開，專與那些浮浪子弟往來，學就一身吹彈蹴鞠，慣在風月場中賣弄，煙花陣裡鑽研。因他生得風流俊俏，多情知趣，又有錢鈔使費，小娘們多有愛他的，奉得神魂顛倒，連家裡也不思想。妻子累諫不止，只索由他。

一日，正值春間，西湖上桃花盛開。隔夜請了兩個名妓，一個喚做嬌嬌，一個喚做倩倩，又約了一般幾個子弟，教人喚下湖船，要去遊玩。自己打扮起來，頭戴一頂時樣縐紗巾，身穿著銀紅吳綾道袍，時邊繡花白綾襖兒，腳下白綾襪，大紅鞋，手中執一柄書畫扇子。後面跟一個垂髫標緻小廝，叫做清琴，是他的寵童，左臂上掛著一件披風，左手拿著一張弦子、一管紫簫，都是蜀錦制成囊兒盛裹。離了家中，望錢塘門搖擺而來，卻打從□官子巷中經過，忽然抬頭，看見一家臨街樓上，有個女子，揭開簾兒、潑那梳妝殘水。那女子生得甚是嬌豔。怎見得？有《清江引》為證：

誰家女兒，委實的好，賽過西施貌。面如白粉團，鬢似烏雲繞。若得他近身時，魂靈兒都掉了。

張蓋一見，身子就酥了半邊，便立住腳，不肯轉身，假意咳嗽一聲。那女子潑了水，正待下簾，忽聽得咳嗽聲響，望下觀看，一眼瞧見個美貌少年，人物風流，打扮喬畫，也凝眸流盼。兩面對觀，四目相視，那女子不覺微微而笑。張蓋一發魂不附體，只是上下相隔，不能通話。正看間，門裡忽走出個中年人來。張蓋慌忙迴避。等那人走遠，又復走轉看時，女子已下簾進去。站立一回，不見蹤影，教清琴記了門面，明日再來打探。臨行時，還回頭幾次。那西湖上，平常是他的腳邊路，偏這日見了那女子，行一步，懶一步，就如走幾百里山路一般，甚是厭煩。出了錢塘門，來到湖船上。那時兩個妓女，和著一班子弟，都已先到。見張蓋上船，俱走出船頭相迎。張蓋下了船，清琴把衣服、弦子、簫兒放下。稍子開船，向湖心中去。那一日天色清明，堤上桃花含笑，柳葉舒眉，往來踏春士女，攜酒挈榼，紛紛如蟻。有詩為證：

山外青山樓外樓，西湖歌舞幾時休？

暖風薰得遊人醉，直把杭州作汴州。

且說張蓋船中這班子弟們，一個個吹彈歌唱，施逞技藝。

偏有張蓋一意牽掛那樓上女子，無心歡笑，托腮呆想。他也不像遊春，到似傷秋光景。眾人都道：「張大爺平昔不是恁般，今日為何如此不樂？必定有甚緣故。」張蓋含糊答應，不言所以。眾人又道：「大爺不要敗興，且開懷吃酒，有甚事，等我眾弟兄與你去解紛。」又對嬌嬌、倩倩道：「想是大爺怪你們不來幫襯，故此著惱，還不快奉杯酒兒下禮？」嬌嬌、倩倩真個篩過酒來相勸。張蓋被眾人鬼渾，勉強酬酢，心不在焉，未到晚，就先起身，眾人亦不強留。上了岸，進錢塘門，原打□官子巷經過。到子門首，復咳嗽一聲，不見樓上動靜。走出巷口，又轉轉來，一連數次，都無音響。清琴道：「大爺，明日再來罷，若只管往來，被人

疑惑。」張蓋依言，只得回家。

明日，到了家左近訪問是何等人家。有人說：「他家有名叫做潘殺星潘用，夫妻兩個，只生一女，年才□六，喚做壽兒。那老兒與一官宦人家薄薄裡有些瓜葛，冒著他的勢頭，專在地方上嚇詐人的錢財，騙人酒食。地方上無一家不怕他，無一個不恨他，是個賴皮刁鑽主兒。」張蓋聽了，記在肚裡，慢慢在他門首踱過。恰好那女子開簾遠望，兩下又復相見，彼此以目送情，轉加親熱。自此之後，張蓋不時往來其下探聽，以咳嗽為號。有時看見，有時不見。眉來眼去，兩情甚濃，只是無門得到樓上。

一夜，正是三月□五，皓月當天，渾如白晝。張蓋在家坐立不住，吃了夜飯，趁著月色，獨步到潘用門首，並無一個人來往。見那女子正捲起簾兒，倚窗望月。張蓋在下看見，輕輕咳嗽一聲。上面女子會意，彼此微笑。張蓋袖中摸出一條紅綾汗巾，結個同心方勝，團做一塊，望上擲來。那女子雙手來接，恰好正中，就月底下仔細看了一看，把來袖過，就脫下一隻鞋兒投下。張蓋雙手承受，看時是一隻合色鞋兒，將指頭量摸，剛剛一折，把來繫在汗巾頭上，納在袖裡。望上唱個肥喏，女子還了個萬福。正在熱鬧處，那女子被父母呼喚，只得將窗兒閉上，自下樓去。張蓋也興盡而返，歸到家裡，自在書房中宿歇。又解下這只鞋兒，在燈前細玩，果是金蓮一瓣，且又做得甚精細。怎見得？也有《清江引》為證：

靚鞋兒三寸，輕羅軟窄，勝葉花片。若還繡滿花，只費分毫線。怪他香噴噴不沾泥，只在樓上轉。

張蓋看了一回，依舊包在汗巾頭上，心中想道：

「須尋個人兒通信與他，怎生設法上得樓去方好。若只如此空研光，眼飽肚饑，有何用處？」左思右算，除非如此，方能到手。

明日午前，袖了些銀子，走至潘家門首。望樓上不見可人，便遠遠的借個人家坐下，看有甚人來往。事在湊巧，坐不多時，只見一個賣婆，手提著個小竹撞，進他家去。約有一個時辰，依原提著竹撞出來，從舊路而去。張蓋急趕上一步，看時不是別人，卻是慣走大家賣花粉的陸婆，就在□官子巷口居住。那婆子以賣花粉為名，專一做媒作保，做馬泊六，正是他的專門，故此家中甚是活動。兒子陸五漢，在門前殺豬賣酒，平昔酗酒撒潑，是個凶徒，連那婆子時常要教訓幾拳的。婆子怕打，每事到依著他，不敢一毫違拗。當下張蓋叫聲：「陸媽媽！」陸婆回頭認得，便道：「呀！張大爺何來？連日少會。」張蓋道：「適才去尋個朋友不遇，便道在此經過。你怎一向不到我家走走？那些丫頭們，都望你的花哩。」

陸婆道：「老身日日要來拜望大娘，偏有這些沒正經事，絆住身子，不曾來得。」一頭說，已到了陸婆門首。只見陸五漢在店中賣肉賣酒，□分熱鬧。陸婆道：「大爺吃茶去便好。只是家間齷齪，不好屈得貴人。」張蓋道：「茶倒不消，還要借幾步路說話。」陸婆道：「小待。」連忙進去，放了竹撞出來道：

「大爺有甚事，作成老媳婦？」張蓋道：「這裡不是說話之處，且隨我來。」直引到一個酒樓上，揀個小閣兒中坐下。酒保放下杯箸，問道：「可還有別客麼？」張蓋道：「只我二人，上好酒暖兩瓶來，時新果子，先將來案酒。好嘍飯，只消三四味就夠了。」酒保答應下去。不一時，都已取到，擺做一桌子。

斟過酒來，吃了數杯。

張蓋打發酒保下去，把閣子門閉了，對陸婆道：「有一事要相煩媽媽，只怕你做不來。」那婆子笑道：「不是老身誇口，憑你天大樣疑難事體，經著老身，一了百當。大爺有甚事，只管吩咐來，包在我身上與你完成。」張蓋道：「只要如此便好。」

當下把兩臂靠在桌上，舒著勁，向婆子低低笑道：「有個女子，要與我勾搭，只是沒有做腳的，難得到手。曉得你與他家最熟，特來相求，去通個信兒。若說法得與我一會，決不忘恩。」

今日先有□兩白物在此，送你開手。事成之後，還有□兩。」

便去袖裡摸出兩個大錠，放在桌上。陸婆道：「銀子是小事，你且說是那一家的小兒？」張蓋道：「□官子巷潘家壽姐，可是你極熟的麼？」陸婆道：「原來是這個小鬼頭兒。我常時見他端端正正，還是黃花女兒，不像要尋野食吃的，怎生著了你的道兒？」張蓋把前後遇見，並夜來贈鞋的事，細細與婆子說知。陸婆道：「這事倒也有些難處哩！」張蓋道：「有甚難處？」

陸婆道：「他家的老子利害，家中並無一個雜人，只有嫡親三口，寸步不離。況兼門戶謹慎，早閉晏開，如何進得他家？這個老身不應承。」張蓋道：「媽媽，你適才說天大極難的事，經了你就成，這些小事，如何便推故不肯與我周全？想必嫌謝禮微薄，故意作難麼？我也不管，是必要在你身上完成。我便再加□兩銀子，兩匹緞頭，與你老人家做壽衣何如？」陸婆見著雪白兩錠大銀，眼中已是出火，卻又貪他後手找帳，心中不捨，想了一回道：「既大爺恁般堅心，若老身執意推托，只道我不知敬重了。待者身竭力去圖，看你二人緣分何如？倘圖得成，是你造化了；若圖不成，也勉強不得，休得歸罪老身。這銀子且留大爺處，待有些效驗，然後來領。他與你這只鞋兒，倒要來與我，好去做個話頭。」張蓋道：「你若不收銀子，我怎放心？」陸婆道：「既如此，權且收下。若事不諧，依舊璧還。」把銀揣在袖裡。張蓋摸出汗巾。解下這只合色鞋兒，遞與陸婆。陸婆接在手中，細細看了一眼，喝彩道：

「果然做得好！」將來藏過。兩個又吃了一回酒食，起身下樓，算還酒錢，一齊出門。臨別時，陸婆又道：「大爺，這事緩緩而圖，性急不得的。若限期限日，老身就不敢奉命了。」張蓋道：「只求媽媽用心，就遲幾日，也不大緊。倘有些好消息，竟到我家中來會。」道罷，各自分別而去。正是：

要將撮合三杯酒，結就歡娛百歲緣。

且說潘壽兒自從見了張蓋之後，精神恍惚，茶飯懶沾，心中想道：「我若嫁得這個人兒，也不枉為一人一世。但不知住在那裡？姓甚名誰？」那月夜見了張蓋，恨不得生出兩個翅兒，飛下樓來，隨他同去。得了那條紅汗巾，就當做情人一般，抱在身邊而臥。睡到明日午牌時分，還癡迷不醒，直待潘婆來喚，方才起身。又過兩日，早飯已後，潘用出門去了，壽兒在樓上，又玩弄那條汗巾。只聽得下面有人說話響，卻又走上樓來。壽兒連忙把汗巾藏過，走到胡梯邊看時，不是別人，卻是賣花粉的陸婆，手內提著竹撞，同潘婆上來。到瞭樓上，陸婆道：「壽姐，我昨日得了幾般新樣好花，特地送來與你。」

連忙開了竹撞，取出一朵來道：「壽姐，你看何如？可像真的一般麼？」壽兒接過手來道：「果然做得好。」陸婆又取出一朵來，遞與潘婆道：「大娘，你也看看，只怕後生時，從不曾見怎樣花樣哩！」潘婆道：「真個我幼時，只藏得那樣粗花兒，不像如今做得這樣細巧。」陸婆道：「這個只算中等，還有上上號的，若看了眼，盲的就亮起來，老的便少起來，連壽還要增上幾年哩。」壽兒道：「你一發拿出來，與我瞧瞧。」陸婆道：

「只怕你不識貨，出不得這樣貴價錢。」壽兒道：「若買你的不起，看是看得起的。」陸婆陪笑道：「老身是取笑話兒，壽姐怎認真起來？就連我這藍兒都要了，也值得幾何！待我取出來與你看，只揀好的，任憑取擇。」又取出幾朵來，比前更加巧妙。壽兒揀好的取了數朵，道：「這花怎麼樣賣？」陸婆道：

「呀！老身每常何曾與你爭價錢，卻要問價起來？但憑你吩咐罷了。」又道：「大娘，有熟茶便相求一碗。」潘婆道：「看花興了，連茶都忘記去取。你要熱的，待我另燒起來。」說罷，往樓下而去。

陸婆見潘婆轉了身，把竹撞內花朵整頓好了，卻又從袖中摸出一個紅袖包兒，也放在裡邊。壽兒問道：「這包的是什麼東西？」陸婆道：「是一件要緊物事，你看不得的。」壽兒道：

「怎麼看不得？我偏要看！」把手便去取，陸婆口中便說：「決不與你看！」卻放個空讓他一手拈起，連叫「阿呀」，假意來奪時，被壽兒搶過那邊去。打開看時，卻是他前夜贈與那生的這只合色鞋兒！壽兒一見，滿面通紅，陸婆便劈手奪去道：

「別人的東西，只管亂搶卻！」壽兒道：「媽媽，只這一隻鞋兒，值甚麼錢，你憑般尊重？把袖兒包著，卻又人看不得。」陸婆笑道：「你便這樣說不值錢！卻不道有個官人，把這只鞋兒當似性命一般，教我遍處尋訪那對兒哩。」壽兒心中明白，是那入教

他來通信，好生歡喜。便去取出那一隻來，笑道：「媽媽，我倒有一隻在此，正好與他恰是對兒。」陸婆道：「鞋便對著了，你卻怎麼發付那生？」壽兒低低道：「這事媽媽總是曉得的了。我也不消瞞得，索性問個明白罷，那生端的是何等之人？姓甚名誰？平昔做人何如？」婆子道：「他姓張名蓋，家中有百萬家私，做人極是溫存多情。為了你，日夜牽腸掛肚，廢寢忘餐。曉得我在你家相熟，特央我來與我討信。可有個法兒放他進來麼？」壽兒道：「你是曉得我家爹爹又利害，門戶甚是緊急，夜間等我吹息燈火睡過了，還要把火來照過一遍，方才下去歇息。怎麼得個策兒與他相會？媽媽，你有什麼計策，成就了我二人之事，奴家自有重謝。」陸婆相了一相道：「不打緊，有計在此。」壽兒連忙問道：「有何計策？」陸婆道：「你夜間早些睡了，等爹媽上來照過，然後起來。只聽下邊咳嗽為號，把幾匹布接長，垂下樓來，待他從布上攀緣而上。到五更時分，原如此而下。就往來百年，也沒有那個知覺，任憑你兩個取樂，可不好麼？」壽兒聽說，心中歡喜道：

「多謝媽媽玉成！還是幾時方來？」陸婆道：「今日天晚，已來不及。明日侵早去約了他，到晚來便可成事。只是再得一件信物與他，方見老身做事的當。」壽兒道：「你就把這對鞋兒，一部拿去為信。他明晚來時，依舊帶還我。」說猶未了，潘婆將茶上來。陸婆慌忙把鞋藏於袖中，啜了兩杯茶。壽兒道：「陸媽媽，花錢今日不便，改日奉還罷。」陸婆道：「就遲幾日不妨得，老身不是這瑣碎的。」取了竹撞，作別起身。潘婆母子，直送到中門口，壽兒道：「媽媽，明日若空，走來話話。」

陸婆道：「曉得。」這是兩個意會的說話，潘婆那裡知道。正是：

浪子心，佳人意，不禁眉來和眼去。雖然色膽大如天，中間還要人傳人。伎倆熟，口舌利，握兩攜雲多巧計。虔婆綽號馬泊六，多少良家受他累。不怕天，不怕地，不怕旁人閒放屁。只須瞞卻父和娘，暗中撮就鴛鴦對。朝相對，暮相對，想得人如癡與醉。不是冤家不聚頭，殺卻虔婆方出氣。

且說陸婆也不回家，逕望張蓋家來。見了他渾家，只說賣花，問張蓋時，卻不在家。張蓋合家那些婦女，把他這些花都搶一個乾淨，也有見，也有賒，混了一回，等他不及，作別起身。明日絕早，袖了那雙鞋兒，又到張家問時，說：「昨夜沒有回來，不知住在那裡。」陸婆依舊回到家中。恰好陸五漢要殺一口豬，因副手出去了，在那裡焦躁。見陸婆歸家，道：

「來得極好！且相幫我縛一縛豬兒。」那婆子平昔懼怕兒子，不敢不依，道：「待我脫了衣服幫你。」望裡邊進去。陸五漢就隨他進來，見婆子脫衣時，落下一個紅袖包兒。陸五漢只道是包銀子，拾起來，走到外邊，解開看時，卻是一雙合色女鞋，喝彩道：「誰家女子，有恁般小腳！」相了一會，又道：

「這個小腳女子，必定是有顏色的，若得抱在身邊睡一夜，也不枉此一生！」又想到：「這鞋如何在母親身邊？卻又是穿舊的，有恁般珍重，把袖兒包著。其中必有緣故。待他尋時，把話兒嚇他，必有實信。」原把來包好，揣在懷裡。婆子脫過衣裳，相幫兒子縛豬來殺了，淨過手，穿了衣服，卻又要去尋張蓋。臨出門，把手摸袖中時，那雙鞋兒卻不見了。連忙復轉身尋時，影也不見，急得那婆子叫天叫地。

陸五漢冷眼看母親恁般著急，由他尋個氣數，方才來問道：「不見了什麼東西？這樣著急！」婆子道：「是一件要緊物事，說不得的。」陸五漢道：「若說個影兒，或者你老人家目力不濟，待我與你尋看。如說不得的，你自去尋，不干我事。」

婆子見兒子說話蹊蹺，便道：「你若拾得，還了我，有許多銀子在上，夠你做本錢哩。」陸五漢見說有銀子，動了火，問道：「拾倒是我拾得，你說那根由與我，方才還你。」婆子叫到裡邊去，一五一□，把那兩個前後的事，細細說與。陸五漢探了婆子消息，心中歡喜，假意驚道：「早是與我說知，不然，幾乎做出事來。」婆子道：「卻是為何？」陸五漢道：「自古說得好：『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』這樣事，怎掩得人的耳目。況且潘用那個老強盜，可是惹得他的麼？倘或事露，曉得你賺了銀兩，與他做腳，那時不要說把我做本錢，只怕連我的店底部倒在他手裡，還不像意哩。」陸婆被兒子一嚇，心中老大驚慌，道：「兒說得有理。如今我把這銀子和鞋兒還了他，只說事體不諧，不管他閒帳罷了。」陸五漢笑道：「這銀子在那裡？」陸婆便去取出來與兒子看。五漢把來袖了道：「母親，這銀子和鞋兒留在這裡，萬一後日他們從別處弄出事來，連累你時，把他做個證見。若不到這田地，那銀子落得用的，他敢來討麼？」陸婆道：「倘張大老來問回音，卻怎麼處？」五漢道：「只說他家門戶緊急，一時不能，若有機會，便來通報。」

回他數次，自然不來了。」那婆子銀子、鞋兒，都被五漢拿去，又不敢討，手中沒了把柄，又怕弄出事來，也不敢去約張蓋。

且說陸五漢把這□兩銀子，辦起幾件華麗衣服，也買一頂綉紗巾兒，到晚上等陸婆睡了，約莫一更時分，將行頭打扮起來，把鞋兒藏在袖裡，取鎖反鎖了大門，一逕到潘家門首。其夜微雲籠月，不甚分明，且喜夜深人靜，陸五漢在樓牆下，輕輕咳嗽一聲。上面壽兒聽得，連忙開窗，那窗裡裡呀的有聲。壽兒恐怕驚醒爹媽，即桌上取過茶壺來，灑些茶在裡邊，開時卻就不響。把布一頭緊緊的縛在柱上，一頭便垂下來。陸五漢見布垂下，滿心歡喜，擦衣拔步上前，雙手挽住布兒，兩腳挺在牆上，逐步捱將上去。頃刻已到樓窗邊，輕輕跨下。壽兒把布收起，將窗兒掩上。陸五漢就雙手抱住，便來親嘴，壽兒即把舌兒度在五漢口中，此時兩情火熱，又是黑暗之中，那辨真假，相偎相抱，解衣就寢。……真個你貪我愛，被陸五漢恣情取樂。正是：

荳蔻包香，卻被枯藤胡纏。海棠含蕊，無端暴雨摧殘。鴛鴦占錦鴛之窠，鳳凰作凡鴉之偶。一個口裡呼肉肉肝肝，還認做店中行貨；一個心裡想親親愛愛，那知非樓下可人。紅娘約張珙，錯訂鄭恒；

郭素學玉軒，偶迷西子。可憐美玉嬌香體，輕付屠沽市井人。

當下兩散雲收，方才敘闊。五漢將出那雙鞋兒，細述向來情款。壽兒也訴想念之由。情猶未足，再赴陽台，愈加恩愛。到了四更，即便起身，開了窗，依舊把布放下。五漢攀援下去，急奔回家。壽兒把布收起藏過，輕輕閉上窗兒，原復睡下。自此之後，但是兩下月明，陸五漢就不來，餘則無夜不會。

往來約有半年，□分綉縷。那壽兒不覺面目語言，非復舊時。潘用夫妻，心中疑惑，幾遍將女兒盤問，壽兒只是咬定牙根，一字不吐。那晚，五漢又來，壽兒對他說道：「爹媽不知怎麼，有些知覺，不時盤問。雖然再四白賴過了，兩夜防謹愈嚴，倘然候著，大家不好。今後你且勿來，待他懶怠些兒，再圖歡會。」五漢口中答道：「說得是。」心內甚是不然。

到四更時，又下樓去了。

當夜，潘用朦朧中，覺道樓上有些唧唧噥噥，側著耳要聽個仔細，然後起來捉奸。不想聽了一回，忽地睡去，天明方醒。對潘婆道：「阿壽這賤人，做下不明白的勾當，是真了，他卻還要口硬。我昨夜明明裡聽得樓上有人說話，欲待再聽幾句，起身去捉他，不想卻睡著去。」潘婆道：「便是我也有些疑心。但算來這樓上，沒個路道兒通得外邊，難道是神仙鬼怪，來無跡，去無蹤？」潘用道：「如今少不得打他一頓，拷問他真情出來。」潘婆道：「不好。常言道『家醜不可外揚』。」

若還一打，鄰里都要曉得了，傳說開去，誰肯來娶他？如今也莫論有這事沒這事，只把女兒臥房遷在樓下，臨臥時將他房門上落了鎖，萬無他虞。你我兩口搬在他樓上去睡，看夜間有何動靜，便知就裡。」潘用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到晚間吃晚飯時，潘用對壽兒道：「今後在我房中睡罷。我老夫妻要在樓上做房了。」壽兒心中明白，不敢不依，只暗暗地叫苦。當夜互相更換。潘用把女兒房門鎖了，對老婆道：「今夜有人上樓時，拿住了，只做賊論，結果了他，方出我這氣！」把窗兒也不扣上，准候拿人。

不提潘用夫妻商議。且說陸五漢當夜壽兒叮囑他且緩幾時來，心上不說，卻也熬定了數晚，果然不去。過了□餘日，忽一晚淫心蕩漾，按納不住，又想要與壽兒取樂。恐怕潘用來捉奸，身邊帶著一把殺豬的尖刀防備。出了大門，把門反鎖好了，直到潘家門首，依前咳嗽。等候一回，樓上毫無動靜，只道壽兒不聽見，又咳嗽一兩聲，更無音響，疑是壽兒睡著了。如此三四番，看看等至四鼓，事已不諧，只得回家，心中想道：「他見我好幾夜不去，如何知道我今番在此？這也不要怪他。」到次夜又去，依原不見動靜。等得不耐煩，心下早有三分忿怒。到第三夜，自己在家中吃個半酣，等到列闌，搗了一張梯子，直到潘家樓下，也不打暗號，一逕上到樓窗邊，把窗輕輕一拽，那窗呀的開了。五漢跳身入去，抽起梯子，閉上窗兒，摸至牀上來。正是：

一念願邀雲雨夢，片時飛過鳳凰樓。

卻說潘用夫妻，初到樓上這兩夜，有心彩聽風聲，不敢熟睡。一連□餘夜，靜悄悄地，老鼠也不聽得叫一聲，心中已疑女兒沒有此事，堤防便懈怠了。事有偶然，恰好這一夜，壽兒房門上的搭扭斷了，下不得鎖。潘婆道：「只把前後門鎖斷，房門上用個封條封記，這一夜料沒甚事。」潘用依了他說話。其夜，老夫妻也用了幾杯酒，帶著酒興，兩口兒一頭睡了，做了些不三不四沒正經的生活，身子困倦，緊緊抱住睡熟，故此五漢上來，開閉窗櫺，分毫不知。

且說五漢摸到牀邊，正要解衣就寢，卻聽得牀上兩個人在一頭打鼾，心中大怒道：「怪道兩夜咳嗽；他只做睡著，不瞅彩我！原來這淫婦又勾搭上了別人，卻假意推說父母盤問，教我且不要來，明明斷絕我了。這般無恩淫婦，要他怎的？」

身邊取出尖刀，把手摸著二人頸項，輕輕透入，尖刀一勒，先將潘婆殺死，還怕咽喉未斷，把刀在內三四卷，眼見不能活了。覆刀轉來，也將潘用殺死。揩抹了手上血污，將刀藏過。

推開窗子，把梯兒墜下，跨出樓窗，把窗依舊閉好，輕輕溜將下來，擔起梯子，飛奔回家去了。

且說壽兒自換了臥房，恐怕情人又來打暗號，露出馬腳，放心不下，到早上不見父母說起，那一日方才放心。到□餘日後，全然沒事了。這一日睡醒了，守到巳牌時分，還不見父母下樓，心中奇怪。曉得門上有封記，又不敢自開，只在房中聲喚道：「爹媽起身罷！天色晏了，如何還睡？」叫喚多時，並不答應，只得開了房門，走上樓來。揭開帳子看時，但見滿牀流血，血泊裡挺著兩個屍首。壽兒驚倒在地，半晌方蘇，撫牀大哭，不知何人殺害。哭了一回，想道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，若報知鄰里，必要累及自己。」即便取了鑰匙，開出門來，卻不怕羞，立在門內喊道：「列位高鄰，不好了！我家爹媽，不知被甚人殺死？乞與奴家作主！」連喊數聲，那些對門間壁，並街上過往的人聽見，一齊擁進，把壽兒倒擠在後邊，都問道：「你爹媽睡在那裡？」壽兒哭道：「昨夜好好的上樓，今早門戶不開，不知何人，把來雙雙殺死。」眾人見說在樓上，都趕上樓。揭開帳子看時，老夫妻果然殺死在牀。眾人相看這樓，又臨著街道，上面雖有樓窗，下面卻是包簷牆，無處攀援上來。壽兒又說：「門戶都是鎖好的，適方才開。」家中卻又無別人。都道：「此事甚是蹊蹺，不是當要的！」即時報地方總甲來看，同著四鄰，引壽兒去報官。可憐壽兒從不曾出門，今日事在無奈，只得把個頭齊眉兜了，鎖上大門，隨眾人望杭州府來。那時哄動半個杭城，都傳說這事。陸五漢已曉得殺錯了，心中懊悔不及，失張失智，顛倒在家中尋鬧。

陸婆向來也曉得兒子些來蹤去跡，今番殺人一事，定有干涉，只是不敢問他，卻也懷著鬼胎，不敢出門。正是：

理直千人必往，心虧寸步難移。

且說眾人來到杭州府前，正值太守坐堂，一齊進去稟道：

「今有□官子巷潘用家，夜來門戶未開，夫妻俱被殺死。同伊女壽兒，特來稟知。」太守喚上壽兒問道：「你且細說父母什麼時候睡的？睡在何處？」壽兒道：「昨夜黃昏時，吃了夜飯，把門戶鎖好，雙雙上樓睡的。今早巳牌時分，不見起身，上樓看時，已殺在被中，樓上窗櫺，依舊關閉，下邊門戶，一毫不動，封鎖依然。」太守又問道：「可曾失甚東西？」壽兒道：

「件件俱在。」太守道：「豈有門戶不開，卻殺了人？東西又一件不失。事有可疑。」想了一想，又問道：「你家中還有何人？」

壽兒道：「只有嫡親三口，並無別人。」太守道：「你父親平昔可有仇家麼？」壽兒道：「並沒有甚仇家。」太守道：「這事卻也作怪。」沉吟了半晌，心中忽然明白，教壽兒抬起頭來，見包頭蓋著半面。太守令左右揭開看時，生得非常豔麗。太守道：「你今年幾歲了？」壽兒道：「□七歲了。」太守道：「可曾許配人家麼？」壽兒低低道：「未曾。」太守道：「你的睡處在那裡？」壽兒道：「睡在樓下。」太守道：「怎麼你倒住在下邊，父母反居樓上？」壽兒道：「一向是奴睡在樓上，半月前換下來的。」太守道：「為甚麼換了下來？」壽兒對答不來，道：

「不知爹媽為甚要換。」太守喝道：「這父母是你殺的！」壽兒著了急，哭道：「爺爺，生身父母，奴家敢做這事！」太守道：

「我曉得不是你殺的，一定是你心上人殺的。快些說他名字上來！」壽兒聽說，心中慌張，賴道：「奴家足跡不出中門，那有此等勾當？若有時，鄰里一定曉得。爺爺問鄰里，便知奴家平昔為人了。」太守笑道：「殺了人，鄰里尚不曉得，這等事，鄰里如何曉得？此是明明你與姦夫往來，父母知覺了，故此半月前換你下邊去睡，絕了姦夫的門路，他便忿忿殺了。不然，為甚換你在樓下去睡？」俗語道：「賊人心虛。」壽兒被太守句句道著心事，不覺面上一回紅，一回白，口內如吃子一般，半個字也說不清潔。太守見他這個光景，一發是了，喝教左右撈起。那些皂隸飛奔上前，扯出壽兒手來，如玉相似，那禁得恁般苦楚。撈子才套得指頭上，疼痛難忍，即忙招道：

「爺爺，有，有，有個姦夫。」太守道：「叫甚名字？」壽兒道：

「叫做張蓋。」太守道：「他怎麼樣上你樓來？」壽兒道：「每夜等我爹媽睡著，他在樓下咳嗽為號，奴家把布接長，繫一頭在柱上垂下，他從布上攀引上樓。未到天明，即便下去。如此往來，約有半年。爹媽有些知覺，幾次將奴盤問，被奴賴過。奴家囑咐張蓋，今後莫來，省得出丑，張蓋應允而去。自此爹媽把奴換在樓下來睡，又將門戶盡皆下鎖。奴家也要隱惡揚善，情願住在下邊，與他斷絕。只此便是實情。其爹媽被殺，委果不知情由。」太守見他招了，喝教放了撈子，起簽差四個皂隸，速拿張蓋來審。那四個皂隸，飛也似去了。這是：

閉門家裡坐，禍從天上來。

且說張蓋自從與陸婆在酒店中別後，即到一個妓家住了三夜。回家知陸婆來尋過兩遍，急去問信時，陸婆因兒子把話嚇住，且又沒了鞋子，假意說道：「鞋子是壽姐收了，教多多拜上。如今他父親利害，門戶緊急，無處可入。再過幾時，父親即要出去，約有半年方才回來。待他起身後，那時可放膽來會。」張蓋只道是真話，不時探問消息。落後又見壽兒幾遭，相對微笑。兩下都是錯認：壽兒認做夜間來的即是此人，故見了喜笑；張蓋認做要調戲他上手，時常現在他眼前賣俏。

日復一日，並無確信。張蓋漸漸憶想成病，在家服藥調治。那日正在書房中悶坐，只見家人來說，有四個公差在外面，問大爺什麼說話。張蓋見說，吃了一驚，想道：「除非妓弟家什麼事故。」不免出廳相見，問其來意。公差答道：「想是為什麼錢糧裡役事情，到彼自知。」張蓋便放下了心，討件衣服換了，又打發些錢鈔，隨著皂隸府中而來。後面許多家人跟著。

一路有人傳說：「潘壽兒同姦夫殺了爹媽。」張蓋聽了，甚是驚駭，心下想道：「這丫頭弄出恁樣事來？早是不曾與他成就，原來也是個不成才的爛貨！險些把我也纏在是非之中。」

不一時，來到公廳。太守舉目觀看張蓋。卻是個標緻少年，不像個殺人凶徒，心下有些疑惑，乃問道：「張蓋，你如何奸騙了潘用女兒，又將他夫妻殺死？」那張蓋乃風流子弟，只曉得三瓦兩舍，行奸賣俏，是他的本等，何曾看見官府的威嚴。一拿到時，已是膽戰心驚，如今聽說把潘壽兒殺人的事，坐在他身上，就是青天裡打下一個霹靂，嚇得半個字也說不出。掙了半日，方才道：「小人與潘壽兒雖然有意，卻未曾成奸。莫說殺他父母，就是樓上，從不曾到。」太守喝道：

「潘壽兒已招與你通姦半年，如何尚敢抵賴？」張蓋對潘壽兒道：「我何嘗與你成奸，卻來害我？」起初潘壽兒還道不是張蓋所殺，這時見他不認姦情，連殺人事倒疑心是真了，一口咬住，哭哭啼啼。張蓋分辨不清，太守喝教：「夾起來！」只聽得兩旁皂隸，一聲吆喝，蜂擁上前，扯腳拽腿。可憐張蓋從小在綾羅堆裡滾大的，就捱著線結，也還過不去，如何受得這等刑罰？夾棍剛套上腳，就殺豬般喊叫，連連叩頭道：

「小人願招。」太守教放了夾棍，快寫供狀上來。張蓋只是啼哭道：「我並不知情，卻教我寫甚麼來？」又向潘壽兒說道：

「你不知被那個奸騙了，卻扯我抵當！如今也不消說起，但憑你怎麼樣說來，我只依你的口招承便了。」潘壽兒道：「你自作

自受，怕你不招承！難道你不曾在樓下調戲我？你不曾把汗巾丟上來與我？你不曾接受我的合色鞋？」張蓋道：「這都是了，只是我沒有上樓與你相處，」太守喝道：「一事真，百事真，還要多說？快快供招！」張蓋低頭，只聽潘壽兒說一句，便寫一句，輕輕裡把個死罪認在身上。畫供已畢，呈與太守看了。將張蓋問實斬罪。壽兒雖不知情，因奸傷害父母，亦擬斬罪。各責三□，上了長板。張蓋押付死囚牢裡，潘壽自入女監收管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張蓋幸喜皂隸們知他是有鈔主兒，還打個出頭棒子，不致□分傷損。來到牢裡，叫屈連聲，無門可訴。這些獄卒，分明是挑一擔銀子進監，那個不歡喜，那個不把他奉承？都來問道：「張大爺，你怎麼做恁般勾當？」張蓋道：「列位大哥，不瞞你說，當初其實與那潘壽姐曾見過一面，兩個雖然有意卻從不曾與他一會。不知被甚人騙了，卻把我來頂缸。你道我這樣一個人，可是個殺人的麼？」眾人道：「既如此，適才你怎麼就招了？」張蓋道：「我這瘦怯怯的身子，可是熬得刑的麼？況且新病了數日，剛剛起來，正是雪上加霜一般。若招了，還活得幾日。若不招，這條性命，今夜就要送了。這也是前世冤業，不消說起。但潘壽姐適才說話，歷歷有據，其中必有緣故。我如今願送□兩銀子，與列位買杯酒吃，引我去與潘壽姐一見，細細問明這事，我死亦瞑目。」內中一個獄卒頭兒道：「張大爺要看見潘壽兒也不難。只是□兩太少。」張蓋道：「再加五兩罷。」隸子頭道：「我們人眾，分不來，極少也得二□兩。」張蓋依允。兩個隸子扶著兩腋，直到女監柵門外。

潘壽兒正在裡面啼哭，獄卒扶他到柵門口，見了張蓋，便一頭哭，一頭罵道：「你這無恩無義的賊！我一時迷惑，被你奸騙，有甚虧了你，下這樣毒手，殺我爹媽，害我性命！」張蓋道：「你且不要嚷，如今待我細細說與你詳察。起初見你時，多承顧盼留戀，彼此有心。以後月夜，我將汗巾贈你，你將合色鞋來酬我。我因無由相會，打聽賣花的陸婆在你家走動，先送他□兩銀子，將那鞋兒來討信，他來回說：『鞋便你收了，只因父親利害，門戶緊急，目下要出去幾個月，待起身後，即來相約。』是從那日為始，朝三暮四，約了無數日子。已及半年，並無實耗。及至有時見你，卻又微笑。教我日夜牽掛，成了思憶之病，在家服藥，何嘗到你樓上，卻來誣害我至此地位！」壽兒哭道：「負心賊！你還要賴哩！那日你教陸婆將鞋來約會了，定下計策，教我等爹媽睡著，聽下邊咳嗽為號，把布接長垂下，來與你為梯。到次夜，你果然在下邊咳嗽，我依法用布引你上樓，你出鞋為信。此後每夜必來。不想爹媽有些知覺，將我盤問幾次。我對你說：『此後且莫來，恐防事露，大家壞了名聲。等爹媽不堤防了，再圖相會。』那知你這狠心賊，就銜恨我爹媽，昨夜不知怎生上樓，把來殺了。如今倒還抵賴，連前面的事，都不肯承認！」張蓋想了一想道：

「既是我與你相處半年，那形體聲音，料必熟識。你且細細審視，可不差麼？」眾人道：「張大爺這話，說得極是。若果然不差，你也須不是人了。不要說問斬罪，就問凌遲，也不為過。」壽兒見說，躊躇了半晌，又睜目把他細細觀看。張蓋連問道：「是不是？快些說出，不要遲疑。」壽兒道：「聲音甚是不同，身子也覺大似你。向來都是黑暗中，不能詳察，只記得你左腰間有個瘡痕腫起，大如銅錢，只這個人便是色認。」

眾人道：「這個一發容易明白。張大爺，你且脫下來看，若果然沒有，明日稟知太爺，我眾人與你為證，出你罪名。」於是張蓋滿心歡喜道：「多謝列位。」連忙把衣服褪下，眾人看時，遍身潔白如玉，腰間那有瘡痕？壽兒看了，啞口無言。張蓋道：「小娘子，如今可知不是我麼！」眾人道：「不消說了，這便真正冤枉，明日與你稟官。」當下依舊扶到一個房頭，住了一宵。

明早，太守升堂，眾隸子跪下，將昨夜張蓋與潘壽兒面證之事，一一稟知。太守大驚，即便弔出二人復審。先喚張蓋上去，從頭至尾，細訴一遍。太守道：「你那只鞋兒，付與陸婆去後，不曾還你？」張蓋道：「正是。」又喚壽兒上去，壽兒也把前後事，又細細呈說。太守道：「那鞋兒果是原與陸婆拿去，明晚張蓋到樓，付你的麼？」壽兒道：「正是。」太守點頭道：「這等是陸婆賣了張蓋，將鞋另與別人，冒名奸騙你了。」

即便差人，卻拿婆子。

不多時，婆子拿到。太守先打四□，然後問道：「當初張蓋央人與潘壽兒通信，既約了明晚相會，你如何又哄張蓋，不教他去，卻把鞋兒與別人冒名去奸騙？從實說來，饒你性命。

若半句虛了，登時敲死！」那婆子被這四□打得皮開肉綻，那敢半句虛妄。把那賣花為由，定策期約，連尋張蓋不遇，回來幫兒子殺豬，落掉鞋子，並兒子恐嚇說話，盡後張蓋來討信，因無了鞋子，含糊哄他等情，一一細訴。其奸騙殺人情由，卻不曉得。

太守見說話與二人相合，已知是陸五漢所為，即又差人將五漢拿到。太守問道：「陸五漢，你奸騙了良家女子，卻又殺他父母，有何理說？」陸五漢賴道：「爺爺，小人是市井愚民，那有此事！這是張蓋央小人母親做腳，奸了潘家女兒，殺了他父母，怎推到小人身上！」壽兒不等他說完，便喊道：

「奸騙奴家的聲音，正是那人！爺爺只驗他左腰，可有腫起瘡痕，便知真假。」太守即教皂隸剝下衣服看時，左腰間果有瘡痕腫起。陸五漢方才口軟，連稱情願償命，把前後奸騙、誤殺潘用夫妻等情，一一供出。太守喝打六□，問成斬罪，追出行兇尖刀上庫，壽兒依先擬斬罪。陸婆說誘良家女子，依律問徒。張蓋不合希圖奸騙，雖未成奸，實為禍本，亦問徒罪，召保納贖。當堂一一判定罪名，備文書申報上司。

那潘壽兒思想：「卻被陸五漢奸騙，父母為我而死，出乖露丑！」懊悔不及，無顏再活，立起身來，望丹墀階沿青石上，一頭撞去，腦漿迸出，頃刻死於非命。

可憐慕色如花女，化作含冤帶血魂。

太守見壽兒撞死，心中不忍，喝教把陸五漢再加四□，湊成一百，下在死囚牢裡，聽候文書轉日，秋後處決。又拘鄰里，將壽兒屍骸抬出，把潘用房產家私，盡皆變賣，備官盛殮三屍，買地埋葬。餘銀入官上庫。不在話下。

且說張蓋見壽兒觸階而死，心下□分可憐，想道：「皆因為我，致他父子喪身亡家。」回至家中，將銀兩酬謝了公差獄卒等輩，又納了徒罪贖銀，調養好了身子，到僧房道院禮經懺超度潘壽兒父子三人。自己吃了長齋，立誓再不姦淫人家婦女，連花柳之地，也絕足不行。在家清閒自在，直至七□而終。時人有詩歎云：

賭近盜兮奸近殺，古人說話不曾差。

奸賭兩般都不染，太平無事做人家。